

山东人

刘德增 著



序

山 曼

德增写了新书《山东人》，要我作序，我很作难，推却了几次，德增只是不肯，我便不好再固执下去。我与德增相识，已记不起最初的机缘与前后的过程，只知道这些年来常在山东民俗学界的各种场合中见面与共事，不知不觉间已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更因为见面时所说的，所议的，都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关系日见亲密，每次见面，往往是话还没有说完，就又到了分手的时候。

十多年来，山东的民俗学界，可称是一个春天的局面，参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团结得很好，都在做事情，都很努力，一大批青年人特别活跃，做了很多的实地调查，写了不少的文章和书册，造成一个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德增就是这大花园中辛勤工作的一员。

这一本《山东人》涉及的领域极广，非我的学力所能把握，要我作序，我觉得挺难，既推辞不脱，只好就一边一角试着说几句外行话。

中国旧时的官员，很重视所在地的风俗，有着“入乡问俗”的传统，这也许就是中国的方志很发达的一个原因。这传统应该说是可取的。要得民心，先从调查民情着手，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方

面,无疑是无处不在的民俗。沿着这样的思路想问题做事情,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

但是,“问俗”实在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近十多年,我年年都在民俗采风的现场工作好长时间,渐渐地也有一些体会。诸多的民俗事象中,有一些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明的,可称为显形的民俗事象;有一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更有一些是不长期生活于当地人群中便不能体会的,这可称为隐形的民俗事象。所有这些民俗事象加在一起,又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总合。它会形成一种规约,一种习惯,一种代代相传的风格和力量。这大约就是古人称之为“风”的东西。这实在是一种微妙的现象,它无处不在,可以影响和撼动许多有大力量的人和事,可又无从“扑”,无从“捉”它,真如影子与风一样,那样实在,那样飘渺,极容易感觉到,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这种无处不在的“风”,因受自然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移民变迁等等条件的制约,总是处在流水一样的变化之中,但同时,它又有相当稳固的传统,这就如逝川昼夜不舍,河岸相对不变一样。在诸多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中,地域空间是最常被看到的。风俗在一定的空间中相对稳定,就形成了此地与彼地不同的特色,这种情形,在民间被概括为“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或者更狭一点,“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实际上,在民俗采风中我们更常常感觉到,相邻的村庄,甚至一个村庄不同的小社区(如前街与后街、河东与河西、山前与山后等)都有不同的活动、不同的风气。这种种现象的调查与研究,会使我们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有更加入微的认识,真是一项引人又有意义的工作。

现在德增划出了山东省这样一块大的空间,来研究生活在其中的几千万人特有的生活,特有的气质,或者说就是研究这空

NAU(2)08

间里人群中的“风”。在这个很大的空间里，并存着各种不同的场景，如大海之滨的、偏远山区的、黄河两岸的、农村的、城市的，分开来研究已够复杂的，合在一起，更是千头万绪。他鼓足了勇气，走进了前人从未深入过的大森林。遮天蔽日的树木，使他不能像在平地上走路那么轻松，但是，他踏出来的道路，哪怕是一条不易辨认的小路，在学术上都会是很重要的。我看到了这条莽莽中的小路，我若是有气力，也很愿意循着他踏出的小径走进那带些神秘色彩的大森林。

还有一点，更使我真心地认德增为同道。

前些时，有人考我：民俗学有什么用处？我想了想，答说：主要的作用还是认识世界，认识我们的人民。我作过这样的思考：

“文化”一词的定义是如此纷繁复杂，几乎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有点儿眼花缭乱，正如一棵千年大树，要弄清它的枝枝叶叶，总是费尽力气而不得要领。但是如果换一种简捷的方法，也许我们不难发现，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所作的文化研究，都离不开人类自身的发展及其生存环境这一母题，换言之，都离不开人类的一部历史。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同样离不开一部中国历史。

了解中国的历史，最初人们只发现了一条途径，就是依靠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通常称之为文献；进入现代，有了第二条途径，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取先祖留下的各种遗存物，靠着对这些遗存物的仔细的辨认，人们好像能够直接走进祖先的生活中去，这便有了考古的资料；其实还有第三条途径，这就是千百年来人类用语言的、行为的、器物的各种方式，代代相传的诸多民俗事象。用民俗事象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虽不如文献与考古资料那样“定格”而便于把握，但是它的有生命的真实，又非“定格”的资料所能替代。若是大家都能把文献的、考古的、民俗的资料

全面掌握、对照研究，一定会有一种新的局面被开辟出来。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学界对于这第三条途径，至今还缺少广泛而深刻的认识。

正在我这样感慨着的时候，见到了德增的这一本书，眼前总算有了光亮。他的书就是从文献、考古、民俗三方面来搜集资料，作对照研究的。在别人，也许并不十分在意，但是，作为一个民俗学工作者却不能不为之鼓掌。

我曾当面和德增说过，用民俗的资料，发挥民俗资料的特有作用，最好是亲自作民俗调查，“读万卷书”，代替不了“行万里路”。可惜他现在还没有条件远行。有朝一日，德增有了条件，我愿伴他遍访齐鲁大地。若果有那一天，相信德增会将这一本书补充扩展为一个大部头。

生活总是充满着希望。

1997年8月9日作于烟师29号楼

目 录

序	山曼 (1)
第一章 正统的山东人	(1)
一、寻觅山东人的老家	(2)
骑子鞍山洞中的远祖	(2)
洪洞大槐树的后裔	(3)
云南大槐树的子民	(8)
隐姓埋名数百年	(12)
二、正统的山东人	(14)
山东人何以招人喜爱	(14)
正统的北方人	(15)
最正统的山东人	(17)
第二章 传统性格素描	(20)
一、粗犷、豪放、刚烈	(21)
不到山东不知胆小	(21)
东郭西郭二勇士	(22)
妇孺亦刚烈	(27)
唯酒无量	(29)
二、节俭、好客、勤劳	(33)
山东人好存粮	(33)
热情好客	(38)
死逼梁山下关东	(41)

三、坦直、忠信、孝义	(45)
句句都是大实话	(45)
忠信不贰	(47)
《二十四孝》多山东人	(49)
文武两财神	(55)
第三章 自然的塑造	(58)
一、性格的成因	(59)
班固的定义	(59)
滑向“一点论”	(61)
儒学动力论	(63)
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5)
天生的体貌	(65)
自然的塑造	(71)
第四章 社会的整合(上)	(74)
一、“夷”、“鸟夷”正义	(75)
腰挎弓箭的魁伟大汉	(75)
至上神——鸟	(77)
物候崇拜	(82)
二、生产生活说略	(84)
第一代农民	(84)
简陋的生活	(86)
粗犷勇武的仁人君子	(89)
第五章 社会的整合(中)	(91)
一、齐鲁的建国	(92)
虎视夏商的东夷人	(92)
姬周灭商	(93)
分封齐鲁	(96)
二、功利型的齐人	(99)

工商立国	(99)
只知管晏	(102)
两个功利故事	(105)
人而无礼	(108)
齐俗奢侈	(111)
豁达舒缓	(113)
粗犷刚烈	(117)
齐楚多辩知	(118)
三、道德型的鲁人	(121)
以礼治国	(121)
鲁人俗俭啬	(125)
文化氛围浓厚	(128)
男女有别	(131)
三思而后行	(135)
四、彼此瞧不起	(137)
齐一变至于鲁	(137)
儒学入齐	(140)
第六章 社会的整合(下)	(142)
一、驱民归农	(143)
齐鲁为郡县	(143)
上农除末	(146)
认同于以农为本	(149)
二、独尊儒术	(152)
刘邦礼祭孔子	(152)
无为而治	(153)
董仲舒对策	(156)
三、性格认同	(159)
修整性格的双刃剑	(159)

难塑的齐人	(160)
易青齐为邹鲁	(162)
第七章 伟大的贡献	(165)
一、中国文明的东方源点	(166)
历史在城子崖改写	(166)
多元化的中心	(168)
中国文字的发祥地	(173)
二、泱泱乎，大风也哉	(181)
冠带衣履天下	(181)
儒学独尊的阶梯	(183)
历代谈兵之祖	(188)
三、千年邹鲁圣人冢	(191)
少儿孔子的游戏	(191)
礼——仁——孝	(193)
从佚儒说到儒	(195)
儒学的伟力	(198)
第八章 悲壮的衰落	(201)
一、颓唐不振的鲁人	(202)
虎头蛇尾	(202)
梦幻般的“中兴”	(206)
二、整体滑坡	(211)
东汉是个转折点	(211)
北方人中的第一	(213)
第九章 再塑山东人	(220)
一、国民性格的重塑	(221)
文化氛围的变革	(221)
小荷才露尖尖角	(223)
二、传统与现实的碰撞	(225)

山东人性格评估	(225)
沉闷而激越的撞击	(227)
再塑山东人	(230)
附 录	(232)
山东人与山东	吴金鼎(233)
论山东人的性格	张天麟(260)
后 记	(266)

第一章 正统的山东人

中国人有两个符号，一是姓名，二是籍贯。两人邂逅，问了“尊姓大名”，还要再问一句：“府上何方？”籍贯，乡老俗称“老家”。入乡随俗，我们就从寻根开篇。

一、寻觅山东人的老家

骑子鞍山洞中的远祖

公元纪年第1981年，金秋9月18日。

山东省沂源县土门镇芝芳村西北，骑子鞍山。

山不高，海拔496米。石灰岩山体上，杂草丛生，一岁一枯荣。东山脚下，一条茨峪河潺潺流过。

河西岸，山根下，有一个山洞。挖开薄薄的一层红褐土，一具猿人头骨赫然呈现在沂源县文物普查组几位年轻人面前。

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这块头骨化石的价值究竟多大，待检测结果出来，方使众人大吃一惊：这是一位四五十万年前的成年猿人的头骨，被命名为“沂源猿人”。头骨的特征，与驰名世界的“北京猿人”相同——遗憾的是，“北京猿人”的头骨在1941年12月5日装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辆专列，驶向秦皇岛，准备装船送到大洋彼岸的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存放。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秦皇岛，还未运走的“北京猿人”从此下落不明。这样一来，与“北京猿人”同时代的“沂源猿人”头骨，就更加珍贵。

在“沂源猿人”头骨发现后两个月，一支考古队抵达骑子鞍山下，进行发掘。在头骨出土的地方，又发现了眉骨2块、牙齿2颗。在距此洞50多米的另一处洞隙中，又发现了5枚牙齿，这是同时代的另一位成年猿人的遗骨。

除了两位猿人的遗骨外,还发现了 13 种动物化石,有称雄山林的虎、熊,有凶狠的狼、鬣狗、野猪,有奔驰于荒野上的马、牛、鹿,还有树上跳跃的猴子……

可以想见,当时的骑子鞍山一带,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猛兽出没,牛马成群。“沂源猿人”手执木棍、石块,渔猎采集,生息繁衍。^①

这两位“沂源猿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山东人。

对轰动考古学界的这一重大发现,山东人大多不曾见闻。不过,即便是知道了,多数山东人也不会“冒认”这两位猿人为远祖,因为他们口耳相传的列祖列宗乃山西洪洞人。

洪洞大槐树的后裔

问我祖先何处来?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鹳窝。

这是一首广为流传的俗谣。那棵大槐树巍然挺立在洪洞县城北约 1 公里处,涛涛汾河的东岸,相传始植于汉代,故名“汉槐”。唐太宗李世民坐天下第三年上,在距大槐树不远处修建了一所广济寺,殿宇巍峨,僧人济济,香火很盛。有一种鸟,名叫“鹳”,形似鹤亦像鹭,觅食于河滩溪流,嗜食鱼蚌,夜栖河边树。大槐树遂成为汾河滩上鹳鸟的天然良居,纷纷抢占树杈,构巢垒窝。

这棵大槐树怎会成为老家? 那一个个老鹳窝又怎会成为故居? 请教乡老,他们就会给你讲一个“胡大海复仇”的故事:

① 参见刘心健:《沂源猿人的发现经过》,《临沂师专学报》1986 年第 1 期;吕遵涛、黄蕴平、李平生、孟振亚:《山东沂源猿人化石》,《人类学学报》1989 年第 4 期。

且说元朝末年的一天，河南地区来了一个乞丐，身材高大，衣衫不整，右手拄着一根打狗棍，左胳膊挎着一个讨饭的篮子，挨门乞讨。人们看他这般壮实，不去干活谋生，却要讨饭糊口，辱骂他一通，轰了出去。乞丐饥饿难忍，又遭羞辱，暗自发誓：有朝一日定要报此奇耻大辱！

这个落魄的乞丐便是胡大海。

不久，红巾军揭竿而起，树起反元大旗。胡大海投靠到朱元璋麾下，当兵吃粮。他臂力过人，打仗勇猛，积功升到大将军。朱元璋在南京即了皇帝位，设宴大赏功臣，各位开国元勋都领了赏，谢了恩，一个个退朝，唯那胡大海特别，不论皇上赏赐什么，都摇头不语。朱元璋觉得奇怪，就问他：“朕赏赐的金银财宝、良田美宅，你都不要，那你想要什么？”

“皇上，”胡大海上前一步，双膝跪倒在地，“请皇上给臣作主。”

朱元璋见状，忙说：“爱卿请起。有什么事慢慢讲来。”

胡大海就把他从前在河南的遭遇说了，乞请皇上开恩，允他去报仇雪恨，别的赏赐什么都不要了。朱元璋犯难了，准他吧，他没准儿会把河南人杀光；欲待不允，他是开国元勋，面子上又过不去，踌躇再三，最后说：“这样吧，朕允了你，但只准一箭之地。”吩咐侍卫给他御箭一支，胡大海接了，谢恩退下。

报仇心切的胡大海带着手下人马，杀气腾腾直奔河南而去。刚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大雁飞来，胡大海大喜，拉开雕弓似满月，飞箭离弦如流星，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带着箭向前飞去，胡大海麾兵一路杀去，只杀得天昏地暗，尸积如山。那只受伤的大雁带着箭飞过河南，又飞向山东，胡大海也一路杀到山东

.....

待朱元璋知道事情真相，一切都晚了。河南、山東一帶，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朱元璋只得從山西洪洞大槐樹遷來一批批人。^①

胡大海確有其人，他的傳記就在《明史》卷一三三。但是，這個傳說却是鄉野村夫們的口頭創作，不曾真有那麼回事。從他的畫像來看，長得一副凶神惡煞的樣子。但《明史·胡大海傳》說胡大海勇武過人，卻又是一位仁義之人，常對人講：“我一介武夫，不懂得書本上的大道理，只知道三件事而已：不亂殺人，不搶掠婦女，不燒房屋。”不知為何，到了鄉老那兒，竟成了一個睚眦必報的屠夫。



圖1 胡大海畫像

那麼，歷史的真相又如何？

事情也得從元朝末年說起。

堂堂大元，奸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作官，官

^① 參見洪洞縣志辦公室編：《洪洞古大槐樹志》第120—121頁，1986年鉛印本。

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这曲《醉太平小令》说的是元末官逼民反。最后，游方僧出身的“红军大帅”朱元璋逐灭群雄，南面称帝，建立了大明皇朝。大明皇朝接过来的是一个饱受兵燹之害的破烂摊子，黄淮一带破坏尤烈，赤地千里。为恢复发展生产计，朱元璋君臣决定从受战争破坏较轻的山西移民去黄淮垦荒。朱元璋派去钦差，在广济寺设局驻足，张榜文，贴告示，晓喻移民集中于大槐树下登记造册，发给“川资”（路费）、“凭照”（通行证），督促他们上路。

安土重迁，是国人的一大传统，那些山西人中，肯离开熟土故里去开辟新家园的寥寥无几，尽管官府许诺了诸多优惠条件。引诱不行，只好强迫了。在洪洞移民的记忆中，有这么一个传说：

且说山西境内，有个凤凰窝村，居住着几百户人家，村内有许多人在朝里做事，不少人还是大官哩。此处人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所有的人脚小拇指甲分为两半。朝里有人好办事，皇上下令凤凰窝的人不迁，别地的百姓都要迁。家乡水甜，故土难舍，谁愿意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呢？于是人们都纷纷逃往凤凰窝投亲靠友，安家落户，并且人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朝廷着了急，又发布圣旨说：“凡是凤凰窝的必须外迁，不然灭族。”聚居在凤凰窝的百姓都傻了眼。^①

还有一个传说，说朝廷撒谎，玩了个骗术，一千人都上当了，被迫背井离乡：

官府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大槐树下，晋北人来了，晋东南的人也来了。第三

① 参见洪洞县志办公室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26页。

天，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熙熙攘攘，暗中祷告上帝，祈求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数员武将簇拥着一个官员，那官员大声宣布道：“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好似晴天霹雳，人们都惊呆了。^①

于是，一批批男女老幼被反绑着双手，在官兵的押解下，上路了。需要大小便，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我要方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

动身一般是在秋收后，为的是多积攒点安家落户的费用。飒飒秋风之中，树叶凋落，一个个老鹳窝更加醒目。移民拖儿带女上路了，故土难舍，忍不住频频回首，再看一眼故乡。路远了，村舍看不见了，映入眼帘的唯有那棵巍峨的大槐树和错落其上的老鹳窝。于是，这大槐树和老鹳窝便成为故乡的标志了。^②

据“大槐树后裔”讲，他们有两个特征：“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指甲是两个。”背抄手走路，那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指甲是两个，说的是脚的小拇指甲盖儿上有一道竖纹，乍一看像是两个指甲。“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惟洪洞移民有此特征。何以如此？前面道及的那个关于“凤凰窝村”的故事说是“凤凰窝村”人特有的。还有一个更为盛行的传说，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就让他们脱掉鞋子，在每人的小拇指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云云。

迁往山东的“大槐树人”主要分布在当时的东昌府、兖州府、

① 参见洪洞县志办公室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24页。

② 参见洪洞县志办公室编：《洪洞古大槐树志》第1—15页。